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今日出版一張半，如有缺少，請向售報人索取）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第一四八號】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有實際作戰經驗的戰士都知道「虎標萬金油」是軍中最寶貴的恩物。慰勞前方將士的慰問品中，不要忘記了這戰士的保衛者——「虎標萬金油」

社址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電話　一六四五二
報價（國幣）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　（一）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二）三、四版第九格每格各三方每日每方三元　（三）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　（四）新聞版另議

郭沫若簽題
戰時初中國文
汪馥泉編
本書精選抗戰以來最有精彩的文章，編製適宜，可作初中國文教本，或課外必修讀物。
經售處：救亡日報社

華南戰時教育問題的關鍵

尚仲衣

本報特稿

迎合大時代的需要，契應民族的煎迫要求，在全國各地蓬勃生長起來新的教育類型，新的戰鬥的學校。在西北創立了抗日大學，陝北公學，在臨汾設立了民族革命大學，在雲陽舉辦了戰時青年訓練班，在豫東南豫西南也都分別創設了青年訓練的新機構，在廣州，在武漢亦曾先後着手于抗敵工作幹部的初步訓練。這都是中華民族的活的教育形式，都是民族所需要的教育。

但是僅有這些是不夠的。

我國的抗戰教育這一艱巨任務，不是少數新生的機構與學校所能單獨擔負的。這些新教育類型只是全線的先鋒，只是全部戰時教育的前哨。教育這一防線上的決定勝利是要靠原有的教育系統的主力部隊向國防教育戰線上的移動。時代所責成中國教育當局與一般教育者的任務就是：一面在量上迅速建立巨量的新抗戰教育機構與學校，另方面在質上，迅速使原有的各級學校逐步走上國防教育這一健全的道路來。

這個任務此刻就鋪展在華南的各大學及各級學校，尤其是國立中山大學的領導者，教授以及學生青年的面前，期待着解決。

國立中山大學是華南的中心學校。近日來在學校當局，教師與同學共同合作之下正在初步協商如何使校中課程適應戰時的需要。我們覺得這是十分可喜的。為着國家抗戰的前途，為着學校當局與教師本身對民族應有的貢献，為着同學們自身在目前的備準，和即將到來的責任，這種正在商討中的課程變動是極值得慶幸的。我們希望學校方面的領導者與教授同人與學生代表在共同懇商，在學生尊重導師的當然權限與誠熱見解，導師尊重青年的衷心欲求，在相互間亦誠信賴的條件之下取得戰時課程之全國模範性的解決。因這是華南的關鍵問題之一，特掬至誠就事實的實際性質貢献幾點意見，以備校方領導者以及與筆者個人同一職守的教授諸同志之參考，並就觀察所及另向青年同學提供幾點諍言。

一　戰時教育的初步

與抗戰的需要距離過遠的科目，似可儘量核減，並減少學生選科的總時數；抗戰所必需的科目，戰時建設所必需的科目，以及戰時民衆運動與組織所必需的科目亦應酌量增加：原有各科內容如有可能亦應竭力使其接近戰時的需要；此時，每日每週功課似宜集中時間講授，俾能使全體員生騰出相當的時間從事抗敵救亡實際工作，在理論講授與行動實踐配合下當能收到更大的戰時教育效果。當然，一個先決條件是校中應給學生以抗敵工作及抗敵組織的自由，使之在工作推進之中不惟不感受阻撓與限制而且還能感覺到校方的積極同情，父兄般的愛護。

如能做到這一步，委實是華南乃至全國的模範的解決。而且這並不難做到，事實上亦應當如此做。這恐正是鄒海濱先生多年心血耕耘，用教育事實以憶念中山先生，以報答中山先生的知遇之衷心意旨之具體的實現。這恐亦正符合於蔣先生『我們個個要為國家為民族盡量發揮自己的體力必力來研究運用一切的東西準備民族爭鬥』的精闢指示。學校當局與教師之於學生青年一如父兄之於子弟。蔣先生在「告全國國民書」裏有着這樣的警語：『我全國同胞，…父告其子兄勉其弟，…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如果握有教育權的校方當局能積極使校中課程，達到戰時的緊張與充實程度，那就不啻在事實上接受了民族的領導者，這一精警的叮囑，體會到他的那偉大的訓切的關懷與苦心。

由各個立場觀察，在學校方面，這下戰時教育的初步確乎是可以做到也似乎應當做到的。

二　師生推誠合作

如若學生的態度是懇切的，率眞的，似應隨時聽取他們的意見，並于可能範圍內斟酌儘量採納。他們時常提供意見，這確然難怪他們，因為這是他們今日的切身問題；他們的明日，他們的未來，他們對國家對民族對自身的責任，他們的功過利鈍乃至他們的終身很多地方都繫在教育當局的一念判斷之中，當然他們是常是過于操切，有時甚或有些頑固的情形。我們自身昨日幻年的時候也是如此的。即使是這樣我們希望當局仍可對他們的意見善加權衡；撇開他們的急切浮燥，剝開他們的頑固外圍，找到他們的正當要求的中心而儘量予以容納。這是握有權責而能保有其權責者之正大的對青年的態度。

關于戰時課程的訂定，教育部亦曾頒佈具體的辦法。校中自然要切實予以實現，並宜於適合範圍內就地方性的需要根據華南準戰區的迫切要求給以切於部令的精神的變通。

總之，支撐着一個有歷史性的大學的舵工，要把握着最正確的方位，體會到領袖的剴切表示，切合於部令的精神面對着即將臨近的南戰場的要求，探試着青年子弟的中心需求之脈搏的，搏動，勇邁實現民族所需要的國防教育之初步課程。

民族的敵人——日寇及其爪牙企望我們分裂，也企望我們的大學，中學乃至整個教育系統的內部磨擦及分裂，它企望我們各方面的教育當局與教職員，教職員與學生，學生與學校當局彼此之間相互猜忌，相互對立，它們企望此種教育上的磨擦在華南具體環境之下，能間接挑動起政治上的反響；使之醞釀成華南各方面黨政軍學互相間的職責的人事糾紛，從而希圖構成派別分歧，撥弄黨政府與民衆的合作，挑撥感情，侵害政府與民衆的合作，挑撥黨派間的團結。這是敵人的意圖，這是它的奸謀毒計。聽吧，教育界的同胞們，聽民族敵人藏匿在暗中的獰獰笑聲！

革命策源地的教育界同胞們——學校及教育當局，教授職員，學生青年羣衆——我們要洞燭敵人的計謀，切不可於不知不覺之中反而為它們造了挑撥離間的機會；我們不計較既往，不計算昨日，我們要手挽手肩並肩協同打下戰時教育的基礎，保證民族勝利的今日，幸福的明天。我們要團結的像一個人一樣，共同切實合作，共同推誠磋商。同時我們也要儘我們的能力協助黨政軍各方，共同努力，造成一個鞏固的抗日基礎的華南。另方面我們亦希望各方當局共同助導學校，使一般教育機關，尤其使中山先生的這一教育遺產，能在民族抗戰巨潮中獲得極正確的極穩定的前途發展。

敵人幻想我們各方分裂對峙，而我們都要更親切合作！更互相推重！更走向團結！這是我們給敵人的答覆！

三　戰時自我教育

關於同學方面，亦有兩層意見提出。其一是戰時教育內容問題；另一點是一般作風及態度問題。

關於戰時教育內容，除了校中課程的更動之外，似乎應特別着重於戰時的自我教育。時代的步伐實在太迅速了，畧一鬆懈即可能被遺棄在歷史機輪的後邊，變成了社會推動的障礙。必須隨時抓緊活的問題的解決之中來教育自己。新的問題的到來並不依照學年學期的劃分，規定的課程有時很難立即隨着嶄新的問題的發生而更改，即使臨時更改過來，也不一定能夠完滿地給以解決或解答。這種機動性的問題以及夾在兩門正式課目之間無人過問的問題很多倒是極其重要的。很多地方必須靠學生自動主持的自發組織的自我教育形式來解決。欲得一種最圓滿的教育，欲切沿着時代而進步，無論正式課程能改革到若何理想的地步，亦非另有健全的自我教育不可。在同學方面，各種研究會宜有切實的組織與計劃及工作，各種臨時的演講會，討論會，讀書會，遠足旅行，露營，自辦的時事報告及論文選讀等等都是青年的絕好自學機會。通過這種種方式，基本的抗戰救國理論很可以極有組織地透到一般羣衆中間，並可以使理論滲透於工作之中。

（以下轉入第二版）

戰事報導

皖省我軍各路大捷

蕪湖之敵約五百餘，分向我石某鎮及馬廠一帶進擾，均已被我擊退，一日當面敵軍分道向馬庭（銅山以北二里）及某鎮移動，似有攻擊企圖。昨晨一日由灣沚南茅山鎮，青弋江向我進犯之敵三百餘人，一日黎明，經我奮勇痛擊後，已將來犯之敵，全部擊潰，紛紛渡河向灣沚退去。

進逼臨汾之敵，一日仍與我軍在激戰中，敵軍自二月十五日開始分三路進攻晉南以來，西路敵軍於侵佔我雙汎鎮後，二十六日有一向東南攻我靈石南四十里之南關，東路敵軍二十三日竄抵府城鎮，進迫安澤，此時我正面靈石部隊，因後路有被截斷之危險，二十七日自動撤退，一部則分散敵之後方，乘機襲擊，敵於攻佔我南關後，即循同蒲路南下，相繼陷我霍縣，趙城，洪洞，現在臨汾近郊，已有敵踪，至臨汾情況，尚無正式報告。此次我軍退出公路鐵路沿線諸縣城，乃為避免敵之包抄，在戰略上為必然之一舉，現我晉中各部隊，仍分佈東西邊區及敵之後方，我軍事長官，亦仍在晉省指揮，隨時可乘機出擊。

民族生路
第二卷第一期
短評：安定人心的限度……石辟瀾
擴大白銀救國運動……姜君辰
建立廣東青年統一戰線……盧煥章
目前廣東新詩運動的方向……林林
大家幹……夏衍
怎樣幹……石辟瀾
怎樣做難民工作……姚潛修
怎樣動員香港教育界……周延
張端貴將軍訪問記……嚴之章
負傷回來（士兵通信）……黃志堅
農村痛語（農村通信）……陳鐵夫
致虎門要塞及空軍將士電……本刊同人

臥薪嘗膽
勾踐原來是丈夫臥薪嘗膽沼強吳試問當年嘗甚膽不知取自野熊無廣州十八甫光和眼鏡公司選正金告絲熊胆參用新法製煉成油功能達膝理走肌膚通經絡流行臟腑治內治外搽食咸宜百病可治功效神速中外各埠藥店均有代售
光和眼鏡嚟熊胆油廣告

可以當作小說論文讀
一·二八的砲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吳履遜作
這裏有：勇敢的連長為國犧牲的故事！怕死的俘虜底醜態的描寫！
一·二八的回憶和教訓
這裏有：對于游擊戰底正確的估價！制敵人底死和策畧和戰術！
光榮出版社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八分

新書
周恩來夫婦言論集……國幣一角半
日本人的反戰呼聲……國幣一角
東戰場上的日兵手記……國幣一角
戰時初中國文……國幣三角半
在國難中前進……國幣一角半
蔣委員長廿七年的抗戰言論……實價國幣一角
從搖班到烽火……國幣一角半
收復和教訓……國幣一角半
持久抗戰與組織民衆……國幣一角半
日本歸了自己的墳墓……國幣一角半
總經售：離騷出版社　廣州長壽東路二十二號

文救會第三次各部聯席會議

前日（一日）廣東文化界抗敵協會在該會舉行第三次各部聯席會議，出席：羅海沙，胡春冰，任啓珊，祝百英等，主席：羅海沙，紀錄胡一鳴，決議事項：一：關於組織部擬設立講習班，提出講座及人選案。決議：通過，二關於發動小市民參加講習班案，決議：由組織部計劃辦理，三關於組織部擬定召集文化團體聯席會議案，決議：原則通過，四組織部擬聘鄺文遠等為幹事案，決議：准予備案，五關於慰勞空軍將士案，決議：由總務組織，宣傳三部分別負責辦理：推羅海沙致慰勞辭，胡一鳴赴虎門要塞司令部，空軍總站，高射砲營等機關接洽，六關於分會章程審定案，決議：由組織部滕清，交理事會通過，七關於宣傳部各組人選調整案，決議：由宣傳部長介紹交理事會通過。

從『救亡歌曲音樂會』歸來

帶着一種強烈的熱望，和夏衍先生，白水先生一路跑到青年會去，時間已經八點，人雖則擠得並不十分滿座，但個個都帶着一種新的希望的目光，這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正如司馬文森先生在本報的特刊裡所說的「象徵表演」，在廣東也許可以說是新奇的玩意，它是用強力的光，色，和聲，交織成的……，現在却被巧妙地運用到民族解放鬥爭上來了！」對於一種新的事物產生，尤其是對於抗戰有利的新的事物，無疑的，我們要用最大的熱誠予以贊助，鼓勵和努力使其實現；但很可惜，這一次「八一三」歌詠隊的企圖，並不能達到預期的希望。

也許這話有點過火，結果而他們的努力和誠意，「眼淚與熱血的交流」的確是永遠不會使我們忘記的。

唱歌的節目四十七項，結因為佔據的時間太長，演奏不及一半，我以為不如把一切力量，集中到幾個精采的節目上，那也許表演可以得到大的效果。

兩次「象徵」的表演，除了壯烈的歌聲以外，其他的光，色，線條和力，顯然的是沒有達到他們的希望。也許是物質條件的限制吧，可是拿「象徵表演」四個字來作為主要的宣傳的「音樂會」，我以為對於這僅有的兩次表演，是應該特別注重的。各隊的歌唱都相當的熟練，尤其是「四路軍」的歌詠隊，拿出他在戰場上的呼聲，再配上清新的軍號，振蕩了每一個觀衆的心弦。「青年會歌詠團」是表現得比較弱，聲音太低，不能顯示出歌的情緒。「八一三」和社會局非常時期民教會，兩隊表演最多，也是出色的。詩歌的朗誦也是新的嘗試，但是已嘗試也沒得到成功。朗誦的人在台上叫喊，一般聽衆不感到沉痛而反覺得滑稽，「訓練日本俘虜」的一首短歌，雖則用日文念，但似乎沒有考慮到日本的流行歌曲的音調。

歌劇「楊子江暴風雨」，本來是相當難演的，要把歌聲配合着舞台的動作，實在是件相當困難的事，這次表演顯得凌亂，不能用音和動的節奏激發觀衆的感情，化粧裝置也有幾處缺點，這當然是人力物力和籌備時間的關係了。

最後一句，我們都希望，「在這一萬多里的路程中，我們曾經冒着雨雪趕路，餓着肚子露宿在街頭，但我們毫沒有一條怨尤，只是興奮地隨時把悲壯熱烈的歌聲，傳到每一個角落裡」的朋友們，不要因為這一次嘗試的並未得到歌期的成功而氣餒，相反的更要把悲壯熱烈的歌聲，繼續不斷地傳到每一個角落裡的這種責任正需要着你們這批熱誠耐苦的一群去担當的。（葉文津）

「飛將軍」重演

藝協劇團首次上演洪深先生等集體創作「飛將軍」，頗得好評，祇以演期太暫，未能盡饜人望，茲該劇團已與長堤青年會商定，於今日再演一塲，並為普及起見，不售門券，入場券可向長堤青年會或舊南海縣街二十七號二樓該劇團索取。

蓼涌的溪水奔騰了！

——鄉民自衛團成立速寫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雷鳴一樣的鋼鐵的歌唱震動了整個大地，原野的草木被歌聲振動得搖擺了，樹葉飄飄落下。……

「到光大堂開鄉民大會」！不知誰在後面這樣一說，跟着就像怒潮一樣的直向光大堂奔去，火光烘烘的燃燒了滿天，人們的面孔也被燃燒得通紅了。

光大堂前面的空地擁擠了無數了的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他們熱烈地討論着怎樣保衛自己的家鄉，虛心地誠懇地互相接納意見。一向怕羞的鄉姑們也盡量發表她們的意見了。

「朋友們！我們成立自衛團是用來保衛家鄉的。不是保衛別人，而是保衛自己！我們不能逃避，我們也不能離開我們的家鄉，離開了我們的家鄉就祇有死！朋友！誰願意白白的等死呢？我們不願意死，我們要自己起來保衛自己！」一個鄉村服務的同志跳上石階大聲地說。

跟着就「陣熱烈的掌聲。

「我們要起來保衛自己！」

希特拉承認偽滿　文抗會將發表宣言

文化界抗敵協會召集的編輯人會議，於二日下午三時在該會舉行。到王銘正（民治通訊社），林向前（戰時攝影服務團），石辟瀾，姜君辰（民族生路社），楊履文（廣州學生），楊北錢（學生戰線）胡春冰（中山日報，抗戰戲劇），陳伊一（抗戰農村），張翰榮（民衆動員），田文奎，謝天培（青年動力），邢永銘（華僑戰線），林郷（誠報），鷗外鷗，柳木下（詩羣衆），雷石楡，盧荻（中國詩壇）郭順清，周若愚，羅叔章，（婦女知識）胡危舟（狂潮），葉兆南（新戰線），姚潛修（救亡日報），黃昌穀（黃花崗旬刊社），羅哲明（救亡呼聲）黃剛（大衆生路）等。主席羅海沙，記錄胡一鳴。行禮，默哀如儀。主席宣佈開會理由後，即進行討論。議決要案如下：（一）關於抨擊希特勒承認偽滿案，決議，根據政府意旨，發表有効力文字。並發表宣言。推定文協研究部宣傳部等起草，由葉兆南負責。限三日內草就（二）三八節紀念案，首由羅叔章，郭順清，周若愚報告婦女界籌備工作經過，決議推舉虞煥章，石辟瀾，張翰榮，林郷，姚潛修，田文奎七，楊北錢等人共同進行紀念工作。（三）關於慰勞空軍案，決議由文協登報徵求，一，團體慰勞代表，二，慰勞金，三，慰勞物品。最後，決定於星期五再召集一次擴大會議，集中力量，進行一切工作。

特稿

華南戰時教育問題的關鍵

（由第一版轉來）

尚仲衣

與自我教育有密切關係的就是實際工作。平常我們時時論到動員民衆，但是竟忽畧了青年幹部。青年幹部本身尚未做到全體動員的地步。例如中山大學尚有大部份的同學仍舊感覺報國無路。我們以為中山大學的同學們在最近期間首先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迅速使自人的全部同學報國有路，在政府與校內當局領導之下民主地組織起來，自發地動員起來。一個擁有二三千青年的大學一經發動，將立即成為民族抗戰的偉大力量。我們需要青年熱血滙合成的這一偉大威力來擁護最高領袖領導民族抗戰到底。我們需要這一力量來策動民衆，共同保衛華南。在政府與校方當局正確領導下全體同學組織起來動員起來，立即可以使中山大學成為一個有羣衆性的推動中心。在廣州，在廣東乃至在華南全部都要發生健全的影響。對於學校，對于當局，對于華南領土的保衛，對於我們的抗日政府，對于民族抗戰前途，對於我們的最高統帥，都應當如此做，而也必須如此做。

因之，我們認為發動全體同學是當前的第一任務，基於這第一任務的認識，特提出來上列幾項目前的具體工作：

一，充實並擴大原有的抗敵救亡團體，遇有需要並建立新的抗敵救亡團體；

三，恢復並復活各院各系原有的學術性及一般團體性，並分別注入抗戰成分，滲進抗敵工作；

四，發展一個有全校性有羣衆基礎的抗敵救亡統一機構；如原有的機構業已具有其雛型則可以順沿原有的組織系統迅速發展下去，如若原有的機構離開條件太遠則應另在師生合作下迅速將統一的組織建立起來。

至於在組織開展歷程中應有何種具體工作內容呢？大概有以下的幾種：（甲）戰時自我教育（乙）青年自我訓練；（丙）同學間友誼聯歡；（丁）配合上層團體與一般民衆團體，分別接受指導或取得組織上與行動上的聯絡；（戊）進行市內及近郊民衆的教育，宣傳及組織；（己）動員民衆，使之瞭解並積極幫助當局推行政府的各項抗戰設施等等。

青年同學似應集中最大部分的精力以前面一，二，三，四，等項組織行動為經，以後面甲乙……等項具體工作內容為緯來努力發展。這種工作的路向從各個角度來觀察都是正確的，從各個立場的利害關係來權衡都是健康的，坦白的，大公無私的。這同時是為民族服務，同時也是最完整的戰時自我教育。

這似乎是，也應當是青年同學當前的中心工作以及工作的總路向。

四　青年的態度與作風

統一戰線是為民族利益着想的。統一戰線的態度與作風也應該是青年的態度與作風。

但是現在很多地方都表現着青年的作法不夠。還需要更大的努力來修正自己。需要自己鞭策淬礪，要以正確的理論來配合對於時局清徹的認識，要力使理論與認識透進工作，更進而在工作磨礪之下鍛鍊出來健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與作風。

第一，統一戰線的態度不是一面應付着上層而一面推行己方的單獨意見，而是彼此尊重順沿着彼此的立場與基本要求，在民族抗戰的共同目標之下共策前進，上層既不應獨斷獨行，基層亦不應固執單方的決定。

第二，同學不惟要避免與上層的磨擦，亦不應將學校當局當做對手方看待，而要公開地對上層（同時要公開于羣衆）以剜劃金石的赤誠，以後學向先進請領教益的態度提供意見。避免磨擦只是最低的出發點，要進一步贏得上層的同情，更再進而博上層中層的積極合作，只停留消極避免磨擦是不能收到宏大成果的。

第三，基層的幹部當然要尊重自己的意見，但必須以同樣的熱情尊重上層中層的意見。應把自己與上層雙方意見融合起來，找到一種最適合而最正確的解決，這種解決應是基層所能接受的，同時也是上層同意的——不惟同意，而且還能表示熱忱。

第四，上層時常囿於舊往，往往發生錯誤，並有時亦未能給予青年們以一種長者對後進應有的愛護與尋重，即在這情形下，青年部必得反過來尊重上層，不只是尊重而已，還要進一步在這種逆流之中得到順利的結果。要達到這一點，必要忍耐，再度的忍耐，一這是堅苦的工作，更需得對於我們民族問題的焦點有清澈的瞭解，需要努力，需要更深一層的努力，需要碰釘子之後還得加倍努力的工作。

第五，這種堅苦的工作顯然不是懶惰的作風所能奏效的。而青年有時正犯了懶惰的毛病。所謂「懶惰」當然不是說不做事的懶惰而是精神上的懶惰，是理論上不肯深入，不肯使理論與對時局的認識滲透到工作裏的懶惰。不肯徹底澈駁透一新的作風。至少在心理上有點『偷巧』的趨勢，想一面滿足着上層，一面自己幹自己所計劃的抗敵救亡工作。一面上層有時未能深切體貼到青年的要心，一面青年們本身又有這種近似潦草懶惰的作風，難怪抗敵救亡運動到現在還未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本于此上五點的分析，我們認為，青年們必須緊張起來，抓住時代的中心，克服自己主觀上的基本弱點，了悟並社會最正確的統一戰線態度與作風。

假如後進的青年們在主觀上能澈底調正自己的路向，假如司掌教育職責的先進同時亦能站穩在民族所課予，國家所責成的戰時教育的方位上，在青年與上層間的鴻溝必定可以立即填平。在一同計議，一同推進，共同携助，共同合作條件下，國防教育初步發展的問題定然可得到一清意的解決。

社會上也正邪裏期待着這一問題的完滿的解決

紀念「三八」節宣傳大綱

(一)「三八」節的歷史

「三八」節的誕生，是一九〇九年三月，美國婦女因不滿於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在各都市，由各樣的婦女團體，舉行了盛大的婦女集會，這便是後來國際婦女節的先鋒，一九一〇年，丹麥的歌本哈經，開社會主義婦女大會，由蔡特金女士的提議，規定一個國際婦女運動節，大家就決定每年的三月八日。

一九一一年的三八，德國，奥地利，丹麥，瑞典，舉行第一次國際婦女節。各處都有大隊的婦女遊行，而以奥地利的成績最好。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五，歐洲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差不多都舉行了「三八」紀念。一九一六年正是歐戰最烈時期，官廳對於民衆活動的取締更嚴。這一年各國都非常悲慘，此後歐洲方面的婦女節沒有更偉大的表示。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俄國在大革命中勞動的婦女大衆，繼續不斷的鬥爭，表現了更多的英勇事蹟。一九二三年，蘇聯全邦規定「三八」爲全國的革命紀念日，不僅婦女參加，全國的民衆整個加入慶祝，以紀念婦女過去勳功，並祝她們的勝利。在這時黑暗的東方，如日本，中國，的婦女界也開始紀念「三八」。

自一九二三年以後的「三八」節，在世界各國，除蘇聯外，因爲法西斯蒂的摧殘女性，用「非常時期」，「婦女回家」的口號，使婦女盲從他們的軍國主義，愛國主義，而抛棄了經濟解放社會解放的鬥爭。

(二)三八節給我們的啟示

「三八」節的歷史，上面已經簡單的介紹了，現在我們應該進一步的瞭解和認識她給予我們的教訓和指示。

1.有了三八節以後，使我們知道求解放的呼聲，是這麽遼遠廣泛，而增加了我們的熱忱和毅力。

2.有了「三八」節，使我們理解了他國婦女運動的過程，而增加我們的認識和勇氣。

3.有了「三八」節，而後我們才能掃除許多民族間的隔膜，而後以同一戰線的同志，互相提携，使我們的鬥爭，容易得到勝利。

4.有了「三八」節，而後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者的認識，反抗，來得更澈底。對於參加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更英勇，更堅決的和殘殺人類的惡獸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

(三)今年「三八」節，我國婦女界應有的任務

1.要在這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中，武裝全國青年婦女參加抗戰。

2.提高全國各都市的女工教育，加強她們抗敵的認識，努力增加國防生產。

3.廣泛的發動全國各地智識婦女到農村去，教育農村婦女，對於抗日戰爭的認識。並促進她們努力耕種糧食，增加生產，鞏固國防中最重要的糧食問題。

4.創辦戰時兒童保育所，保育出征軍人死難將士的遺孤，戰區難民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及從事救亡工作者的子女，使婦女解放出來，直接參加抗戰工作。

5.慰問傷兵及難民，以宣傳品或女同志們自製的輕便應用物品，如布鞋，手帕等，於「三八」節分贈之。

6.訪問壯丁家屬，個別的私人關係，分別向本市壯丁家屬訪問，探詢她們對於丈夫或兒子被徵的感想，鼓勵她們勗勉男子赴徵，應該爲國努力的重要。

7.儘着自己的能力，努力參加一種宣傳工作，如話劇，歌詠，演講，訪問，慰勞等等。

上海租界中的難民

——人間地獄巡視記——

上海已在敵人鐵蹄之下了，在租界中，富有的人們，跟着敵人的炮火中漸漸遠去。戰爭開始時暫時緊張過的心情，隨着也鬆弛下來。市面漸復了過去的熱鬧狀況，雖然在多少無家可歸，失業破家的人們眼中來看來，過去照耀着大小街衢的孤光燈，紅的綠的霓虹燈光，現在還是那麽照耀着，却含着一種無限悲慘淒涼的味兒。敵人的魔手，隨時可以降落到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人民的身上。今天這人被捕了，明天又有人失蹤了，彷彿在眼前時刻閃現着一個恐怖的黑影，但是會享樂的有錢人們還是滿不管到這麽一會事兒。一方面，却有着數十萬的難民羣衆，就在同一土地之上，悲慘的過着絕望的非人生活。這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漸漸成了淡忘的事實。在這人類理性已被踐踏着的現世界中，人的生命，就只等於一只小小的螞蟻。

最近據本市國際救濟會調查。全市難民人數，自發生開始收容起，常盤旋於十四萬左右。十一月二十六日爲十九萬四千，十二月十七日增至二十萬一千，本年一月二十一日增至二十三萬三千人，南市難民區難民不計在內。最近根據可靠資料，兩租界收容所及難民數如下：

公共租界收容所共一百九十一所。收容難民共九萬五千餘人，法租界收容所共四十二所，難民共四萬七千餘人，兩租界共有難民十四萬二千五百餘人。

最近，記者曾經往中央收容所(設揚子飯店後面空屋內)看過一次。我們把收容所的一扇齷齪的玻璃門推開，把脚步跨了進去——一個居住在租界中過着安逸日子的人，他絕不能設想，同是一個鬧忙繁華的大都市裏，還令有這種地獄樣黑暗的去處。對的，我們如同打開了一個地獄的門，透進去了，我們所看見的祗有黑暗，並且除了黑暗，這里還會有些什麽呢？空氣是這樣陰寒得刺骨，夾雜着穢污的陰溝裏的氣息。沒有一點亮光，或是透風的地方，潮濕而且陰森我也彷彿聽見有人呼吸，打鼾，和哀吟的聲音，却看不見有人類生活着的蹤影。我把目光，努力在黑暗的壁角去搜尋，當我的脚觸到了什麽溫㬉黏滑的東西，我方看清楚：蜷轉在稻草，凉席，和汚穢的破棉被當中的，是那在苦惱中生着的人羣。

除了呼吸，打鼾，和病人的呻吟之外，幾乎是聽不見什麽聲音。成年的孩子在牆角安靜而深思的坐着，如同上了歲數的多愁老人。婦人們，擁着灰褐色的破棉被，把涸乾的乳房塞在嬰孩的嘴里，母親不响，嬰孩也不哭，老婦人縫補着碎衣片，永遠不將頭抬一抬，或是與別人交換一言。有一兩個年輕人在近門有微弱光亮的地方，作着鉛鐵或木匠的手藝。這里的人，是一種神經質的，寡言語的，安靜的，並且是沉思着的，沒有歡笑的人類——從幾個月的嬰孩，以至七八十歲的老人，我一個陌生人，不能給他們一點影响，這些神經質的，如同失掉了靈魂的動物，沒有一個會把面孔抬起，將我注意一下，什麽都不能使他們感出一點趣味。

在黑暗模糊的光線中，我又邁上樓梯，——那個濕污狹仄的樓梯。

樓上遍地睡滿了難民的四間房屋，這里比較有一點光亮，玻璃窓也有幾扇。然而空氣，仍舊是不用說的啦。我一走進，大家似乎有點感到奇怪，還有些人們抬起頭來注視我。——但是直到這時候，我才看清楚了：這些饑餓的，沒有營養的，菜色的面孔，是一種青蒼的駭人顏色！

我還看清楚了：用着白色的小紙條，在牆上柱上貼滿了的通俗標語。如「做好人」「做好事」，「交好友」，等類。並有「禁止吸烟，小心火燭」之類警告，諸如此類。在灰污的牆壁上，黏得東也是西也是。「小心火燭」！是的，可是我都看見幾處屋角里閃灼出火的亮光，走近一看，則煤油火爐上在燒着小菜，火焰距舖地睡覺的稻草，祗有三寸。

我像踏入了冰窖一樣，全身抽起苦痛的痙攣，踏出了這個人間的地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是誰給我們的賜與！

時代還不是我們的嗎？

——一個青年的工作報告和悲壯的呼聲——

梁公藏

××中學是香港私立學校中最能與黨國要人接近而又最有聲望的。當着學生會成立那一天，由敎員導演過兩出救亡戲劇，——「烙痕」與「東北之家」，因爲成績也有可觀，演的盡其所能，看的兩晚座滿，於是，青年學生的熱情馬上興奮起來，跟着，員生兩方面就發起了要組織一個××藝術社，堂堂煌煌地要「以戲劇，音樂，圖畫，文學爲武器，從事於救亡宣傳」爲宗旨，以「不分黨派，不限階級」爲號召。三五日間，未經公開正式徵求，就有了四百多青年學生，店員，自由職業者聞風而來，要求參加了。只因爲照香港法律，上了十人的團體就要請呈政府立案，而出名註册的人物，又必要請當地紳商聞人來領銜，然後易得批准；於是，××社的發起人就四出徵聘聞人來負責領導。前後直接間接經過徵聘的黨，政，紳，商名流，大學敎授，凡五六人，結果沒有一個願意出名幫助，遂使志切救國的青年，躍躍欲動的青年却忍耐得始而希望成功，終則要磨拳擦掌了。××藝術社的關係，跟着××中學的一部份員生對於戰時敎育問題遂致與學當局異趣。學校方面則以體察環境爲理由，對於救國工作只有議決而無執行。員生方面則認爲議論而無實踐爲不滿，又相牽離心。於是結果而學生退學，敎員失業了。

其次××縣××鄉人之經商香港的向以殷頭，西葯，銀業爲多。自從三年前碰到世界不景氣，許多人積了錢而無處投資，因而漸次有滙欵回鄉，建築新屋者。至到現在，村中美輪美奐的洋房爲數已不少了。可是，另一方面的現象則反映着破產農村的風光：蠶絲失利，穀賤傷農；失學兒童，滿佈閭里。村中雖有小學一所，但爲劣紳盤據，藉以漁利。政府捐稅，地方附加，名目繁苛，使農民無力担負，收得的又不能消滴歸公，徒資中飽。抗戰以來，公債之分派，不獨不能實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反而使出力者出錢，有錢者發財。防護捐按月徵收，而黃沙不見一袋；警衛費逐年加重，而警察不見一人。訓練壯丁之隊長被控包庇烟賭，查無實據，而經年不決，遂使當務之急，亦至半途而廢，這都是急待要改革的現象。

最近，有有志青年爲之男女青年感覺到原有失學兒童之急需救濟，避同鄉之子弟亦當不使輟學。因而發起創辦一所平民小學於鄉中，聲明不爭權利，自甘刻苦，而來鄉村服務。一方面向僑港鄉人之有產者請當校董，担負經費（每年不過二百元）；一方面向縣政府方面調查立案手續。然而，結果如何呢？有錢者說：「生意不前」，一毛不拔；立案手續，據聞須公禮先來。因此，遂使理想的兒童樂園竟至胎死腹中，令聞訊來學之村童終于像冷水澆背！

作者報告至此，一時想到西班牙戰爭中的兒童，以爲眞是得天獨厚了！讀「集納周刊」（一卷五期）所載的「戰爭中的兒童」（西班牙特寫之三），最後一節說：

「我所看見的最快樂的兒童是在兒童樂園中的一羣兒童和敎師聚集在一起，在鄉村中尋求敎育和復興的途徑，和平常的學校，並無兩樣。使兒童離開了難民，安置於有利的環境，其意義是非常良好的。所以西班牙戰爭發生以後，西班牙國內的優良組織，都發起設立兒童樂園。有好些兒童樂園辦得很……」

在我國，自抗戰以來，未成戰區的後方——廣州——，兒童的生活是怎樣的呢？有產的則任令父母帶着東奔西逃，情人自擾；因無產而無可逃的，則首先被政府停止其受敎育之權利。長期抗戰的將來已於今日種下了損失。我思至此，眞覺不寒而慄了！高呼「保育戰時兒童」的人們，將若之何？！

我們知道「我們應該驕傲，應該自負，我們這一代青年應該慶幸恰好生活在這樣大的動亂的時代裏，……我們青年不僅有今天，而且有他更大的未來。……」（周恩來先生）然而，事實却是如此！我們要問：「時代還不是我們的嗎？」

我們也知道：「今天凡參加統一戰線的，都必須互相尊重，彼此扶助，共同發展，不應互相漫罵，互相磨擦，否則在客觀上便是幫助了敵人。」（王明先生）然而，一個以保持聯合陣線爲前題，沉着地去幹青年學生運動的人，努力工作於最苦悶的時期，在帝國主義的領域下，委曲求全了多年，亦終于在這時期而失了業！我們更事實又是如此，我們更不得不問：「時代還不是我們的嗎」？

「在這大時中代，誰會焦慮沒有工作做，尤其是文化人？……敎育方面……推廣後方抗戰救亡的技術……」是的，請還我鄉已經埋頭苦幹了十年的工作—敎書—來！要不能，請委給我以更艱苦的工作吧！我是一個不願頹廢的青年！我是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青年！

廿七年二月二十日寫于農村數廬。

本報廣州版十日合訂本第六輯

三月五日出版

文化崗位

在民謠的路上踏向前去

穆木天

在抗戰歌曲的前面，有一條新的廣大的路，那就是民謠的道路，新的歌曲，就是應當在那一條大路上，切實地實踐下去。

爲的使抗戰歌曲眞能深入民間，眞能成爲强有力的抗戰力量，在那些歌曲裏邊，不但是要捉住民衆的生活感情，而且更要捉住民衆的旋律，直到現在，抗戰歌曲收有了很大的成績，是誰都不能否定的事實。可是，一些新的進行曲，是只能流行於都市的學生和小市民之間，而並沒有深入到鄉村的大衆裏邊，這也是誰都不能加以否認的事實。這樣，爲的使歌曲眞正成爲大衆化的東西，眞正成爲抗戰大衆的精神的食糧，我們就要澈底地把歌曲大衆化的任務，執行起來。這樣，作爲一個歌曲工作者的，就是不但要捉住大衆的生活，意識，感情，而且更要捉住大衆的旋律了。

這裏，有了一個新的出發點了。那就是：民謠的旋律。民謠，是民衆自己創造的眞正的詩歌，是眞正的天然的韻律。不管是船夫曲，還是打樁歌，那一種樸素的天然的韻律，我們是一聽就感覺到了的。我們，在過去已經對於這樣的勞動歌作過了很多的學習，可是爲什麼我們不能更進一步去學習呢？

散佈在民間的勞動歌，不是很多吧？湖北的『麻城歌』，就是一個很好例證。如在廣東的蛋歌等等，不是也有很多的勞動歌麽？眞正的，天然的民謠，是民衆的生活的表現，是民衆的情感的流露，是民衆的自己的語言，是民衆的自己的旋律。從那些歌曲裏邊，我們是有好多的東西要學習的，就是我們要從歌謠裏邊，吸取我們的歌曲的新的旋律。歌謠，這樣，也就是抗戰歌曲的新的出發點了。

從民謠中求生活，並不是利用舊調子。無條件地填製舊調子，是一條死路。都市風騷小調如「桃花江」，「毛毛雨」之類，以及「五更調」，「打牙牌」之類，等等代表沒落的社會階層的東西等等的頹廢的調子，是要不得的。我們要去學習，要去研究的，是那些眞正地從現實出發的，眞正成爲民衆的生活的歌曲的民謠。舊時代的曲調有的是從民間產生的，有的，是士大夫階級的產物。民間所產生出來的歌謠，是眞正地從實生活出的。那是勞動，詩歌，和音樂，互相結爲一體的產物。那決不是那些頹廢的士大夫和摩登小姐的消遣產物，所能與之相比較的。「民謠」和「舊調子」，是不能看做一樣的，在過去，我們是會犯了把兩者混同在一起的錯誤的。新的抗戰歌曲，從民謠這條大路走向前去罷。這是我們的新的出發點。我們要在這一條的新路上切實地踏向前去！

大事小記

戎裝隨筆之一　蒲風

儘管敵機每日也前來轟炸着，無日沒有空襲警報。然而，我個人却委實沒有目覩過敵機怎樣下炸彈，也沒有曉得炸彈是怎麽樣地在地上開花。

因之，心裡老是有點不足般的。

二月三日，我忽有長途的東行。

車行二點多後，汽車在低坡前忽然停了。大家嚷着下車避飛機。於是，擠滿了人的長途汽車便空了肚皮停留在公路上。山陰處，樹木下，伏滿了人。

約有兩三次的緊張時候，大家都肅靜着，引擎的爆裂聲播送得十分清亮。但是來了，忽又轉頭，卒之炸彈响過幾次，兩架敵機揚長而去了。

汽車又繼續東行，不十分鐘，迎頭來了一位傳令者，憤憤地說，「橋被日本仔下了七個炸彈，稍爲損壞了，要慢車過去。」結果，經過該橋時，我們都下車步行了，檢驗彈痕，左右沙灘上兩個的四五尺直徑的洞，橋東的基地，崩下了一些，橋身的欄杆損壞了一二三，胸部稍爲灣曲了一點。一位甚至在黃土上尋了一塊鋼片。

我們的腦海裡便都這樣想着：七個炸彈如是而已！

再前行。

不到卅分吧，我們的汽車趕到增城站了。添油，小解，買甘蔗。……不一會，兩架敵機又來了。

大家又走散了。迎頭敵機高高飛掠過去，但是沒有下彈，等到大家企圖上車時，又轉了過來。數次都不能如意。

大家都苦悶着。

一位軍人提議着，務必先行開動車輛，不然這這輛車停在橋頭，終有危險。

不久，司機先生照辦了。車子開出了四百步左右，大家也都趕往上車了。

原是，敵機又飛襲前來。爆發聲更加洪亮。原本說不怕的人，也不能不躲開了。——嗚嗚，……砰砰！說時遲，那時快，土地上開起了二三丈高的黃煙球，大家都目視着無恙的車輛而感到劫餘後的安心了，馬上，大家坐了上去，車子開動了。不三分鐘，又復下來，散開，最後，大家步行，過了一個崗，車子趕了上來，已過危險地帶，放心前走了。

據說，這一陣煙裡，爆發了三個炸彈。但是的確是落在荒地上，已不近橋樑，也不近車輛。

入晚，我們到達了河源。

一晚甜睡。

第二天，晨起，到處吹着軍號聲，壯丁訓練聲——敵機的收穫是什麽呢？熱烈的反抗，堅忍的決心，這便是他們所教訓了我們的吧！我們的車又繼續前行了。

獻給福生叔之靈

張素波

聽說你已經戰死在疆埸，
我祇有敬慕，沒有悲傷。
因爲你留下了不磨的功績，
在我民族解放的紀念碑上。

雖說你衝冒鐵雨受災殃，
我祇有憤怒，沒有惆悵。
因爲你燃着自由的烈火，
站在保衛祖國的哨崗。

誰說不是你死得最榮光，
我祇有敬禮，沒有徬徨。
因爲你底死是不平凡的，
和許多的烈士英雄一樣。

人說你底英靈千古流芳，
我祇有讚美，沒有祭章。
因爲你安息時這是最好的葬禮，
全用不着虛套浮詞來悼念國殤。

從長沙出發

黃源

在車上匆匆寫就「再會吧，長沙！」，以爲當晚（二月九日）即須出發，但以車輛調備未齊，要延至明晨才開車。我就在雨中從車上下來，又回到這「沒有太陽的街道」的城市中。從陰暗的車站出來，在雨絲中望到店舖內的燈火，覺得分外光明可親。這一夜的延遲，給了我很大的幸運。在抗戰日報社，我初次會到了郭沫若先生。數月前我站在上海金神父路口的報灘前，揩油的讀完了他在「宇宙風」上發表的「從日本回來」，激動得禁不住在人羣中淌着淚。我一見他，就想把這話告訴他，但終未說出，只是轉而問他太太的近況。他說，去年年底警察局曾無故地將他太太和一個孩子捉去，拘留月餘，且橫加毆打，現在總算釋放了。

我爲了要赴前線工作，也爲了使雨田能直接參與後方救亡工作。在八日下午，在長沙極難得的陽光中，我親自抱着新生的二朝的女孩，送到遠遠的市外的育嬰堂。我們咬着牙齒，拼命忍着淚，假裝着笑臉，並且故意强留着朋友談閑天，從藉這些來掩飾割肉之痛。

「這女孩很漂亮，她的手眞美啊，」雨田屢次這樣對我說。但我不注視這漂亮的小女孩，怕這痛人的烙印永遠深深地明晰地留在心上。

在會晤沫若先生的半時前，就在抗戰日報社，我讀到錢君陶兄的那篇伴我送女孩到育嬰堂的文章，魯彥兄坐在桌前，十年知交的瑜清爲坐在對面，門口時有進進出出的客人頗多，但我捧着這文章，一邊看一邊流淚，終至像傍若無人地孩子似地哭出聲來。

「孩子似地哭着，這像一個戰士麽？」我暗嘲着自己壓抑自己的情感。

我有淚，我也有血，爲着逼不得已把母親和二個孩子留在戰地，又是爲着逼不得已把新生的嬰孩抛棄在異鄉，我禁不住痛哭，痛暢地流淚，而爲着大好江河被敵軍蹂躪，爲着無數萬的同胞淪陷於生死不得的苦境，我也禁不住呼號願跟着幾百萬衞國的健兒，奔赴前線，準備着不珍惜地流着血。

我很想把這故事告訴沫若先生，因爲我們雖是初次會面，我却在十餘年前從他的作品中，早就認識他是一個熱情的詩人。

但我還是沒有說出口。

我們只是默默地坐了一會，我很簡單地告訴他，明天就要上東戰場去了，很幸運的今晚能在長沙會到他。

但雖在這淡淡的會晤中，我却依然深深地領會到他的熱情不減當年，只是現在他又把這滿腔熱情配做爲整個民族存亡而苦鬥的精神了。（未完）

華北的烽火

集體創作　第二部　怒火（連載）（十）　周文

「他想着想着，已走到五里店，老遠就看見了排哨的哨棚，二十幾個捎槍的弟兄，都在棚下面擁擠着，在指手劃脚的談論甚麽。他一走到人堆，大家都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在哇啦哇啦的講着。他於是拍拍面前一個弟兄的肩頭問道：

「排長在哪裡？」

「剛剛在這裡跟一些鄉下人講話，現在到那房子裡去了。」那兵向着前面的民房一指。

他又問：

「剛才那些鄉下人來講些甚麽？」

那兵答道：

「還不是講打鬼子？」

「排長怎麽說？」

「排長說，我們當然想打。可是我們還沒有奉到上頭的命令！」

「嘍！」黃金林不滿足地說。

這時，在面前的一堆議論聲中，忽然尖溜溜的吼出一個聲音來：

「甚麽東西！只要鬼子這回敢逼近來，大家就給他媽媽的幹起來！」

黃金林抬頭一看，是駐在宛平城裡第二排的弟兄，名叫吳占雲的，圓圓的臉，十八九歲光景，是一個急性子，在喜峯口砍死過好多敵人的。今天他又從城裡跑來看他哥哥吳占鰲來了。他哥哥也是一個圓臉，就站在他的旁邊，馬上拉他一把道：

「別這樣大聲叫！看排長聽見！」

吳占雲却只看了看他哥哥一眼，又望着衆人了「可是上頭是不是要我們幹？」一個有鬍子的弟兄表示懷疑的樣子望着吳占雲說。「比如豐台那一次。」

吳占雲一面挽捲着袖口，又光聲叫了起來：

「有甚麽要不要！喜峯口那次我們要幹，我們委員長還不是只好幹起來？」

吳占鰲立刻又拉他一把道：

「唉唉！你總是這麽大聲！挨罵又總是我！」

但鬍子又在向吳占雲反駁了：

「哼，那時我們委員長是當軍長呀！他一當了委員長就不想打了！豐台那次不是嗎？」

有一個馬臉的弟兄推他一掌道：

「可是我們團長是要幹的！團長說一句就是一句！豐台那次，團長不是也說幹嗎？」

鬍子抓了抓頭皮，望着衆人隨後鄭重的說道「好吧，我們今天來打個賭看看！看這回團長會不會和鬼子幹！」

有的說，會幹——有的說，還要看！鬍子立刻笑道：

「爲什麽還要看？」（未完）